

璞石传奇

□黄继罡

先追述一个古老的故事——

昔有楚人和氏,得璞石于楚山,一献厉王、二献武王,王皆不识且以为诳,至文王,命人理之方知其为至宝,遂名“和氏璧”。后,相国昭阳败魏有功,威王以此璧赐之。某日,昭阳大宴宾客于赤山,出璧传赏,忽潭中群鱼跃出,大者长足丈许,众愕,争睹,靡散,璧无。

璞者,蕴于石中,未经雕琢之玉也,其貌与常石同,玉人亦难测其华。《战国策》载“楚有和璞”,和璞即和氏璧,乃天下著名美玉,其下落竟无可考……

是为序。

石璞其人

石璞,祖籍顿丘,乃一名中学教师,初时主教英语,兼授书法,后“弃英投汉”,专授习字之道,至今三十年矣。他之教“书”育人勤勤恳恳,无怨无悔,渐至桃李满园,硕果飘香。由今观之,石璞之教书法,既是出于个人爱好,也是顺应甚至引领了时代潮流。

这是因为中小学生在接受素质教育,民族文化要薪火传承,中国人民要民族自信。

石璞为人善良但不失个性。他的见解往往很别致,做事风格特立独行。譬如,他谈艺事,每有出奇之论,细思之却又不易推翻。

他说,文学是书法的上游,书法是文学的影子,文以载道,书以载文,离文谈书乃离体谈魂。

他说,书法是文人必备的劳动技能,就像驭夫会打鞭子——打着打着就打出了花儿,末技而已,不值独炫。

他说,中国虽有那么多书法家,但中小学生学习字状况实在堪忧。与竞技体育的发达,助推全民体质的提高同理,书法的当务之急是让青少年把汉字写好,从铅笔字抓起,到钢笔习字,再到毛笔书法。

他说,书法不是美术的分支。美术主要源于对物象的直接描绘,它的主体是人物、风景等具象的“物质”;而书法写的是汉字,汉字已是精神领域的产物,是“意识”。两者的起点不同。有些大学把书法专业列入美术系略有不妥——书法不是美术的附庸。否则,在以西画为主流的美术系,形只影单的美术学(书法方向)“何谈文化自信?”“书法方向”的“天之骄子”又何谈民族尊严?

他也会反复强调:我是一位文学爱好者,也是一位书法爱好者,不过,我就是喜欢研究习字教育。中国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书法家,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把汉字写好!

书法是一门艺术,书法教育也是一门艺术,有担当的书法家应为人传经送宝。书法教育是一项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的筑梦大业,是一门仰之弥高、钻之弥深的综合艺术。

故,石璞应该是艺术家。书法技艺,架构着他的人生;左右,代表渊源;上下,喻示求索;包围,标榜攻坚;独体,彰显人格……方圆,包容生命!石璞,就是方圆。

石璞的方圆

中国人创造汉字,汉字引导着中国人前进。

汉字离我们很近。它是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,是我们进行沟通交流的重要手段。由汉字衍生出来的书法艺术,更是中华民族的瑰宝。

它随意装点了我们身边的一切,远的近的,大的小的,平面的立体的;它轻松走近了我们每一个人,老的少的,男的女的,从政的经商的……

汉字离我们很远。且不说汉字的诞生——汉字是世界上

麦收时节话麦收

□张志峰

今年的麦收开始了。每年到这个季节,总有些牵肠挂肚的,总是祈祷着:给几个好天吧,让农民赶紧把麦子收完。端午节的晚上,正写此文,窗外突然狂风大作,电闪雷鸣下起了雨,我的心便一下子揪了起来。

俗话说,麦熟一响,虎口夺粮。麦收就像打仗。麦收还得看天,所谓“白头老翁如鹤立,麦场高处望云开”。麦穗一发白,麦子就熟了。到熟不收,麦子就会脱粒造成减产;若遇上坏天气,阴雨连绵,麦粒会在穗上发芽、霉变。遇上这种天气,老农脸上生出的愁云会比墨色还黑。所以麦子一发黄,在外地打工的人便纷纷心急火燎地往家赶。于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便停了下来。雇用农民工较多的工厂也会放假让农民赶回家收麦子。

我出生在农村,高中毕业后回乡的那三年里参加过生产队的麦收会战,土地分包以后,也专门请假回家帮家里收麦。这些年农业机械化程度高了,有过路的收割机捎带着把麦子收了,才渐渐地不参加收麦了。

但每到收麦,以往收麦的场景便会浮现在眼前。

老辈人常说“五黄六月人最忙”。大概是五月收麦,六月锄谷,此时的人们最累也最辛苦。

麦收前,我的家乡有一个专门服务农时的小满会。各生产队便派人赶集采购木锨、木杈、耙子、扫帚等,镰刀是各家自己买。购置全用具,便是碾场,把麦场把平洒上水,再用石碾碾压,碾得硬硬实实以备。

小满过十天,就是开镰时。一开镰,气氛立刻紧张起来。上工的钟声会响得异常早,4点左右。钟声过后,社员们快步出门,纷纷会集到钟下领活儿,队长一一作出安排,当天割哪儿几块地,先割哪儿后割哪儿交代得清清楚楚。人们是带着镰刀等收割工具出门的,领了活儿便

直接奔往麦地。常常是到了地里,东方才露出鱼肚白。镰刀早已磨出了飞刃,割起麦来“噌噌”地响。头镰在前边割出一条通道,二镰三镰紧跟,将割下的麦子整齐地横放在麦茬上。我初学割麦时当三镰,后来当二镰,再后来当一镰。头镰必须出活儿快。头镰弯腰猛割一阵子,直起身喘口气儿,回头一瞧,能把二镰三镰甩出好远,心里会美滋滋的。

割麦就像赛跑,感觉在前边的没有在后边的累。我有时跟马车,任务是将放倒的一堆堆麦子装上车拉到麦场里。白天割麦、拉麦,晚上则需将卸在麦场里胡乱堆放的麦子用杈挑开,铺到整个麦场里晾风,活儿干完就是晚上12点了,这是常事儿。第二天翻场晾麦,一遍又一遍地翻,晾去水分后便垛在场边。一个生产队有200多亩麦子,一周左右必须割完,还必须先把麦子垛起来。

割麦虽累,但碾麦更让人疲惫。将一垛垛堆在场边的麦垛重新摊开、晾晒,然后是一遍又一遍地翻。天气好、日头毒的话一上午即可晾干。吃完午饭便套上牲口碾场,碾一遍翻一遍,无数次地重复,直到将麦秆碾成麦秸,将麦穗里的麦秆碾出来,这时碾麦的人才会扒开麦秸,抓起一把碾过的麦穗,认为可以了才停碾。

接下来是搂掉麦秸,把麦秆、麦糠拢成东西向的长堆儿,开始扬场。风是有情物,需时便会来。往往是碾麦时无风,一停碾便有一缕缕南风吹来,麦子扬完后又悄然而去。

扬场是需要技巧的。铲起混在一起的麦秆麦糠,悠悠劲儿向前推送,再抬高木锨猛力向回拉,麦秆麦糠便被撒成一条弧线飘在空中,麦糠被风吹走,垂落的是麦粒。此刻还需有人用扫帚掠麦,将未脱壳的麦子掠去,剩下的才是净麦。碾麦至少需要碾两遍才能将麦秆基本收完。整个麦场里的麦子碾完,至少又得一周。

碾麦、扬场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和着汗水粘在身上的细小的麦糠与尘埃,

如同蚊子爬满全身。麦收期间,基本上是昼夜连轴转,最缺的是睡眠。随地躺下,立刻便能呼呼入睡。再好的皮肤也会晒得变了色,身上也会褪掉一层皮。

土地分包以后一家一户的收麦,由于人手单薄,其劳累程度不亚于生产队收麦。现在的机收比过去轻松多了。麦子收完,庄稼人才会将心放下,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。

农民种粮、收粮,确实不易,故而把粮食视作生命,比一般人更加珍惜每一粒粮食。记得小时候老辈人吃饭,碗边剩几粒米也要用舌头舔一舔。这不是笑话,更不能笑话他们。因为他们经历过太多的苦难,知道粮食的珍贵。

“民以食为天”,“一夫不耕,或受之饥”。在司马迁《史记》的记载中,汉高祖因一饭之怨,不封其嫂家侄;淮阴侯以一饭之恩,报漂母以千金。人在困顿时,饥者难为食,渴者难为饮。历史总是在前进、在进步,如今的人们不再为饥饿发愁,而是期盼着过上更好的小康生活。但是,在现实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,一些浪费粮食的现象总会不时地出现。每当看到整盘菜没吃几口就被倒掉,馍没咬几口就被扔掉,我常常蹙眉;看到一些工地在麦子发黄时铲地,我总是惋惜;再看到电视里播放的那些因战乱、饥荒导致儿童瘦得头大身小、形销骨立的画面,我会感慨万分——对他们来说,粮食比什么都重要。

我们国家的粮食生产仅仅是基本自给,并非多得吃不完,每年尚需进口以补充需用。“生之有时,而用之无度,则物力必屈”。端午节前,我在山东省沂南县诸葛孔明公园旁见到一家“孔明素食”的餐馆,听到其门口的音响时刻提醒进餐的人们:“吃多少,要多少,不要浪费一粒粮食”。不由得为这家餐馆提倡节约的经营理念点赞。

珍惜粮食,用之有度,当是每个人应该而且能够做到的。

本是话麦收,却无端牵扯出这么一些杂想,愿见此文者谅解并共勉。

淇门的故事



淇门升仙塔 资料图

□刘振生

淇门位于浚县西南30公里处,因淇河在这里汇入卫河而得名。它不仅地理位置特殊,而且历史文化也比较丰厚。

地处浚、汲(卫辉)、淇三县交界处的淇门,黄、卫、淇三河环拱,自古既是进攻之要塞又是防御之屏障,故而成为闻名遐迩的重镇,史志典籍多有记载。汉建安九年(204年)曹操出兵北伐,为转运兵粮草,下枋水迫使淇河改道东流进入白沟。对此《资治通鉴》载:“汉建安九年,魏武帝于水口下枋水以成理,逼淇水东入白沟,以通漕运。”隋大业四年(608年),隋炀帝征发百万民众,循白沟故道开挖永济渠,淇水经淇门入永济渠,即后来的大运河。清乾隆五十一年(1786年)《卫辉府志·古迹》载:淇门镇“元时运道,自封丘中乘镇陆运至淇门,转卫河水运下达京津。”对于淇门古镇的价值,明正德元年(1506年)《大名府志》说:淇门镇,

淇门不仅是军政重地,还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圣地。周敬王十年(前510年),孔子为宣传儒家思想来到卫国开堂讲学,淇门便是重要的一站。为纪念孔子,传承儒家思想,宋熙宁年间,杨弼于讲学旧址修建宣圣讲堂,即孔子圣人庙。自此之后,淇门尊师重教、崇儒尚学之风便绵延不衰。清光绪年间,淇门设有坚正义学,为浚县十所义学之一。清后期,淇门设社学,为浚县九所社学之一。淇县、汲县、滑县、延津等县青年于此求学者众多,不少人成为乡之良才、国之栋梁。

历史上升门有寺观庙宇十多处,其中升仙塔最为著名。该塔是浚县唯一的古塔,建于清代,高10米,七级。设东西两门,西门题额“升仙塔”,东门题额“风雪避”。据传为纪念道教丘处机、刘处玄、谭处端、马丹阳四大真人在此飘逸升仙而建,也与汉光武帝刘秀曾在此避风雪有关。

升仙塔也称风雪避。西汉从元帝刘爽(sh)开始走向衰落,此后的元、成、哀、平帝一代不如一代。元帝皇后,成帝刘骞(ao)生母王政君的侄女王莽,废掉西汉最后一个皇帝建立了新朝,实行新

政,未获成功,导致天下大乱,群雄逐鹿。当时,东汉建朝皇帝刘秀力扫四方,声威大震。王莽怕天下被夺,决心铲除他。王莽在黄河以北地区与刘秀数次激战。相传,在一年的隆冬时节,刘、王两军在鹤壁西部山区展开了一场激战,刘秀草尽粮绝,军士死伤惨重,他和手下十几个人左右突围开一条血路逃回重围,一路向东边的平原跑去。王莽跃马直追。这时的刘秀,经过一夜征战,早已人困马乏。俗话说,福无双至,祸不单行,偏偏这时天空浓云四合,竟降下大雪。只见天地之间茫茫苍苍,大雪纷纷扬扬,风狂雪猛,雪路马蹄。刘秀勉强渡过卫河,来到淇门现在的升仙塔处,行走越来越吃力,后边王莽追得又紧。刘秀心急如焚——倘若被王莽追上,哪还有我刘秀的活路?想不到我刘秀征战南北,纵横沙场,即使满怀冲天壮志,眼下也要被擒受辱。想到这里,不觉仰天悲叹,愤愤地呼喊:“苍天啊苍天,我刘秀命该如此,也就作罢。如命不该,就让风雪为我避开吧!”

刘秀这发自内心的呼喊,恰好让巡值到此的六丁(丁卯、丁巳、丁未、丁酉、丁亥、丁丑)六甲(甲子、甲戌、甲申、甲午、甲辰、甲寅)神仙听见,他们从秘籍上见过刘秀其名,知道他是真命天子。众神把刘秀马前马后几十米内的雪吹到了别处,其他地方依然风雪弥漫,刘秀快马加鞭逃离。王莽的士兵被风雪遮住视线,看不清道路,误入淇河,不少人马掉进了冰窟窿。刘秀终于摆脱追兵,后来做了皇帝。从此,大雪纷飞之际,此地有风雪不人之神奇景象。

刘秀这发自内心的呼喊,恰好让巡值到此的六丁(丁卯、丁巳、丁未、丁酉、丁亥、丁丑)六甲(甲子、甲戌、甲申、甲午、甲辰、甲寅)神仙听见,他们从秘籍上见过刘秀其名,知道他是真命天子。众神把刘秀马前马后几十米内的雪吹到了别处,其他地方依然风雪弥漫,刘秀快马加鞭逃离。王莽的士兵被风雪遮住视线,看不清道路,误入淇河,不少人马掉进了冰窟窿。刘秀终于摆脱追兵,后来做了皇帝。从此,大雪纷飞之际,此地有风雪不人之神奇景象。

刘秀这发自内心的呼喊,恰好让巡值到此的六丁(丁卯、丁巳、丁未、丁酉、丁亥、丁丑)六甲(甲子、甲戌、甲申、甲午、甲辰、甲寅)神仙听见,他们从秘籍上见过刘秀其名,知道他是真命天子。众神把刘秀马前马后几十米内的雪吹到了别处,其他地方依然风雪弥漫,刘秀快马加鞭逃离。王莽的士兵被风雪遮住视线,看不清道路,误入淇河,不少人马掉进了冰窟窿。刘秀终于摆脱追兵,后来做了皇帝。从此,大雪纷飞之际,此地有风雪不人之神奇景象。

刘秀这发自内心的呼喊,恰好让巡值到此的六丁(丁卯、丁巳、丁未、丁酉、丁亥、丁丑)六甲(甲子、甲戌、甲申、甲午、甲辰、甲寅)神仙听见,他们从秘籍上见过刘秀其名,知道他是真命天子。众神把刘秀马前马后几十米内的雪吹到了别处,其他地方依然风雪弥漫,刘秀快马加鞭逃离。王莽的士兵被风雪遮住视线,看不清道路,误入淇河,不少人马掉进了冰窟窿。刘秀终于摆脱追兵,后来做了皇帝。从此,大雪纷飞之际,此地有风雪不人之神奇景象。

刘秀这发自内心的呼喊,恰好让巡值到此的六丁(丁卯、丁巳、丁未、丁酉、丁亥、丁丑)六甲(甲子、甲戌、甲申、甲午、甲辰、甲寅)神仙听见,他们从秘籍上见过刘秀其名,知道他是真命天子。众神把刘秀马前马后几十米内的雪吹到了别处,其他地方依然风雪弥漫,刘秀快马加鞭逃离。王莽的士兵被风雪遮住视线,看不清道路,误入淇河,不少人马掉进了冰窟窿。刘秀终于摆脱追兵,后来做了皇帝。从此,大雪纷飞之际,此地有风雪不人之神奇景象。

到淇县拜谒三仁

□王世英

拜微子

直言,国之良药。直言之人,国之良医。你是良医,你有良药,你要医治你病入膏肓的国。可你的国,却视你为庸医毒药。你又是智者,你懂得,树挪死人挪活的道理,你挪到了宋国开国君主的位置。贤能、勤政的君王,你的百姓爱你!我拜你:你告诉我,离开不仁即为仁,我拜你!

拜箕子

你是皇亲贵族,却沦落为奴;你文韬武略,却蒙冤受侮;国家视你为奴隶,你却对国不离弃。《麦秀歌》传唱了你的大爱,《箕子操》记录了你的忠心,东方君子国印证了你的才干,《洪范》传承了你的治国大法,中华第一哲人,我拜你:箕子明夷,却乃自毁其明,以待来日之光,我拜你!

拜比干

你是皇伯,你是丞相,可你只想做个忠臣。“主子有过当提醒,怕死不忠,怕死不勇,因劝谏而死乃天下大忠”是你的信仰!摘星楼上,你强谏三日不去,终被剖心,满门抄斩!“第一个以死谏君的忠臣”“天下第一仁”“亘古忠臣”都是你的名片!人生有死,死得其所,还有什么?还有什么恨!我拜你:安息吧,你的夫人和你的遗腹子幸免于难,天下林氏都是你的后人。我和天下人一起拜你:今天的文财神,为天下驱邪除灾,迎祥纳福。我拜你!

故乡的小桥

□范传卿

小桥如虹而卧,一头连着广袤的田野,一头牵着古老的村落清晨,父亲第一个从桥上走过,归来已是万家灯火,就这样,年复一年,父亲用他那厚重的肩膀,挑起我儿时的艰难岁月,到了我能够为父亲分担的时候,父亲的腰身已经不再挺拔,弯曲得像那座小桥。

小桥故乡的小桥,见证了父亲一生的劳作,小桥依旧,父亲却已远走,父亲和小桥,已成为不朽的乡愁,一直一起激励着我。



副刊之
微信公众号:
河之洲



电话:
0392-3221776
电子邮箱:
hbrbhezhihou@163.com